人君子以類族辯物此以徒用明於類族中必辯物之異同中知異則所以合異爲同者機神于此非天子無此辯也睽之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此以明用說於異中必以同濟之同則大同之同非私昵之同以同而異不以異而異非天子無此同也同中知異此異必辯異中知同此同必大辯異大同以神道設教天子一人而已孔子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謂道德齊禮有耻且格大學謂一人定國
中庸謂道德九經所以行之者一王天下
有三重其寡過矣乎知天知人世爲天下
道孟子謂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四
書此言一道德以同俗之說也孔子曰攻
乎異端斯害也已曰惡似而非者惡鄉愿
恐其亂德也孟子於詖淫邪遁之生於其
心也必曰害政害事於楊墨之言害天下
也必曰無父無君此見鄉愿之異異在發

端之心楊墨之異異在君父之無惟道德
之不一故天下惑於似一惑惑甚至于無
父無君猶尊其說魯莫之拔天子不能一
孔孟力爲之一其力艱其心苦也漢武之
世董仲舒言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通誼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
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
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

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帝行其言罷黜百家人尊孔氏之道似乎一道德而孔氏之道德所以一者仲舒尤有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說當時君相未及知等之弗一也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然惟講論之而已未有成書五經大旨之所以妙于道德者均未之知等之弗一也唐太宗始命孔頴達等撰五經正義馬嘉運駮

正誼更裁定裁則裁矣而五經中之道德何在焉與孔均未之知等之弗一也東晉范甯好儒學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訶之則曰王何滅棄典文幽沉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與桀紂縱暴喪亡者異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罪小迷衆之罪大范甯罪王何罪其宗老莊而道德之弗協于一耳至道德之所以一甯未之知也韓愈原道一篇言老子所謂道德

去仁與義言之吾所謂道德合仁與義言之又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愈所謂三葢指儒與老佛言也此言似得一道德之槩矣然所以一之之妙未甚悉也歐陽修憂佛爲中國患乘闕廢之時而來欲補闕修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又言於君欲去六經之詭異删唐雜引讖緯之文使士子學古勵行各有所本曾鞏亦有古人一道

德同風俗後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之說欲學有統道有歸此二言均得一道德之槩矣然所以一之妙未甚悉也程顥言于神宗曰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道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高蹈之士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空閑之宇豐其

廪餼恤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大學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如此則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此程顥以擇師爲一道

德之本是矣然必明先王之道必重人倫修孝弟忠信求之風俗不同中恐難其人非天子一中之一不能一及此也朱熹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而已

哉所以推明吾道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
餘蘊矣此朱熹以明吾之道德為一道德
之本是矣然吾之道德必講明于朝廷之
上君信之諸臣從之諸無異論然後可行
之天下非天子一中之一不能一及此也我
太祖初年首建學校未幾詔行科舉一以五經
四書教人取士士各專一經而統治四書
太宗又命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易主程朱書
主蔡沈詩主朱註春秋主胡傳禮記用陳

湝集說四書一本朱註此爲不易定論道
德一乎三年大比鄉舉若而人辰戌丑未
春榜進若而士州縣親民官甲榜乙榜貢
士並用清仁者少貪酷者多諸在館部什
九不檢勉自組修以獵時名科道翰銓面
目多改察議巳及巧舌翻局
朝廷大政互相推諉何嚮者以經書之道德抒
爲文章後乃違盭之甚也說者謂風俗之
不同不在縉紳之日而在膠庠之初欲同

此日風俗必一此日之道德欲一此日道德必明道德中之名節道德中之廉恥而力排異教空談理學者不與焉

聖明在上求一中之一此道何居臣于格致之要所謂一正學者已詳言之一救人心之陷溺一救

國家之危亂尤請亟問之王啓元

躬孝弟以敦化　孝弟人道之大本敦化此敦敦之以教諸士可矣何以不日崇而

曰躬此躬誰之躬乎孝經曰君子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論語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此以孝弟之有實用本諸君子之躬躬之在下者然也孝經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以孝弟

致天下人人人人之躬躬此孝弟是教之得其要者止於人人之躬未必諸躬如一也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夏官羅氏中春羅鳥獻鳩以養國老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飲食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又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有東序西序之養殷人有右學左學之養

周人有東郊虞庠之養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坊記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此以養老爲孝弟之倡所以教天下之躬孝弟意未嘗不篤摯然天下之躬亦未必人人如一也商書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禮記子曰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

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繇生也曰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祭義曰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

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七言者以愛敬之立必發諸朝廷本之天子一人始始此堯舜之道道此要道要此至德至此通神明通此光四海光此義死死此民興興此絜矩之矩矩此矩妙于絜不惟有以化之又有以處之使各得分願則是天子之躬孝弟化之躬也處之亦躬也化之孝弟之體立處之孝弟之用行體立用行天子之躬

孝弟蓋如此也躬孝弟以敦化說在察人倫格物致知之要第二篇內試合而繹之則天子之躬所以爲教化之本者莫先於孝弟矣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三語朱熹以此爲聖人一貫之妙云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此孝弟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個死底孝弟忠恕雖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爲鄉曲之常人婦女之簡押而已何足道哉臣濬

味乎斯言以爲孝弟之至孝弟之活心也
聖神在上必有進于此活心也者
崇師儒以重道　天子重道必崇師儒其
大端有四一尊敬師儒二褒崇先聖三褒
崇先儒四天子視學尊敬師儒察人倫內
已詳言之學記所謂凡學之道嚴師爲難
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此言
嚴師通上下言之若尚寬于天子也者後
言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

師也則自天子之尊師者特言無北面夫非天子之尊師乎當其爲師則弗臣也與當其爲尸則弗臣也對言之想於視學之日必無北面之禮無拜下之儀乎武王受丹書于師尚父東面而立師尚父西向道書之言孟子言湯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夫非天子崇師乎然欲責天子以崇師必眞可爲天子師如伊呂其人者乃足以當之不然譚何容易耶宸崇先聖一見之曾

哀公其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一見之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後諸褒崇及追崇先儒並見之先師釋奠禮中其有追崇之名而無其實均不足道者從祀公論剏自王啓元則不容不詳已支王世子已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三代以前爲常行之禮三代以後則爲闕見之

禮漢一行之明帝唐一行之高祖太宗宋三行之太祖兩行之太宗一行之哲宗行者固愈于不行然行亦文具而已幽無以對先聖明無以廣厲學宮此何以稱焉我
聖祖初得天下首建太學車駕屢臨幸焉
列聖相承率循是道命坐賜茶兼有衣帛之賜錫以璽書勉勵師生必聖人爲學之道意與前代特異降及今日太學生爲逆璫建祠且割及射圃媚璫射利恬不之怪殊堪

竊惟

聖明今旦視學矣竊觀夙習何以視諸士與之更始乎第一視止爲故事一視而煩賞賚則又呂大防所謂以小惠而行不免以惜費而止者視學止於頒賞何以視爲不導

君以開道以崇師以造士聆恩爾爾何以爲臣宜如丘臣言輟諸賞賚而時有視視有訓訓有旌别可以新太學生心志而天下豪傑更日益與所裨于世道者不小願

皇上加意行之

謹好尚以率民　周書君陳王若曰爾惟風下民惟草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此喻下之從上如草之從風感應之機所係在感以生厚之民轉爲物遷之民非遷于上之令實遷于上之好所以使之從所令如所好者全在上之端所好敬典在德所好方端上上端所好民之從

好有提于令生厚之民未有不變而厚者
變而升于大猷道德一而風俗同所好風
之也君牙王若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
心罔中惟爾之中周公曰率自中孔子曰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上好仁則下之
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
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又曰民
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
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

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亾又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患盜則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問殺無道則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此所謂中

正所謂仁義所謂禮義信所謂不欲不欲所謂好民好惡民惡卽君陳之敬典在德所謂德風德草草上風偃卽君陳風草之說而暢之民之父母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則又較風草之說而親切言之者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曰民具爾瞻有國者

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此本君陳違令從好而言所以明民之非抗又以上好下甚爲言益見民之易動兩言不可不愼愼在好惡之意所宜誠者王道本於誠意此探本之論也不端吾意之好尚而覘覘以敎化令下者是不明此民表之説已

漢馬廖言于章帝曰百姓從行不從言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劍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語曰

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多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第五倫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此二言者卽前聖遺言可爲人主端好尚之一助也願

皇上熟思之

廣教化以變俗　周書君陳篇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又曰爾無忿疾于

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此成王命君陳繼周公以毖殷頑民必弘公大訓超勢法戒威削王之以寬妙于有制寬而和和則從容不迫有太和之風是乃所以弘也寬和之妙用一無忿疾于頑緩于懲惡一無求備于一夫速于取善必有忍乃有濟勉強而行有容德乃大自然而然所以化忿疾之私也簡

職業之修併不修者而兼簡之進行誼之
良併不良者而兼率之所以恐求備之私
也周公大訓必如是乃謂之弘乃可以毖
殷頑民也畢命王若曰政貴有恒辭尚體
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
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繇禮
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驕淫矜侉將繇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繇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此康王命畢公繼周公君陳以保釐東郊歷三十六年之久猶不忘殷民之慮以旌別而見諸施爲必有常之爲貴以旌明而發于號令惟體要之是尚不恒不體要則爲好異必貴必尚不惟好異治體常如此以有恒化靡靡以體要防利口念諸異而易之

也鮮能繇禮是爲惡之原蕩敝奢麗其流
也古語所防于世族者萬世同然豈今殷
士敢云久治之後一一繇禮乎其席寵滅
義見之服美驕淫矜侉以惡終身病根已
在膏肓未可謂放心盡收也收之放時易
閑之收時難旣富之餘尤當使之知訓訓
之大者則惟在于德義尤徵諸古訓以爲
之則此乃所以閑之也又必不剛以保之
不柔以釐之誠修乎殷士之德此尤妙閑

之用有貴有尚所以善承周公君陳之治而保釐也二書此言見成康命官化民以善養人非以善服人刑措不用即於此見觀之所謂神道於此一微而弘丕訓繇古訓兩命諄諄可見古人爲治只是師古古訓即今之所存諸經孔子述而不作者今人師心好煩其令朝更一人夕改又一人更改是令與所好異依勢倚法之私無恒無體要之異欲民之勉從萬不可得況有

耻且格乎子產爲政於鄭輿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植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產其近古乎漢賈誼言于文帝不責俗吏而惜陛下不在刀筆筐篋在定經制定則令君臣上下父子六親各得其宜以此爲渡江河之維楫嚴安言于武帝不教民以侈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文翁守蜀化夷風比之齊魯全是飭厲遣詣京師受業

數歲歸以爲右職興學教民以孝弟力田爲美韓延壽守潁川易豪强以禮讓親禮長老講古儀禮爲嫁娶喪祭之用黃霸守潁川頒教條勸民爲善防姦力行教化然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天子下詔稱揚卓茂令密舉善而教口無惡言不罪亭長受民餽遺詰之則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魯恭令中牟專以德化爲禮不任刑罰民有爭田數年不決者恭

爲平理曲直皆自責輟讓秦彭以禮教行之山陽許荊以禮禁行之桂陽仇覽以亭長化及陳元使之行孝吳祐以膠東相閉閤自責化民爭訟任延以嫁娶禮法行之九眞齊蘇瓊以難得易求仁言化清河兄弟後魏封回以勸令別處易安州父子賓旅同寢惡俗清河王勵以告諭止楚州破產祭伍子胥廟隋梁彥光以招儒立學化行相州唐高士廉以敎化孝弟行之益州

韓愈以德禮文學化行潮州常袞以鄉校講導化行福建宋韓琦以封表禮教易并州火葬陳襄以正歲禮令化行僊居程顥以孝弟忠信化行晉城朱熹以喪葬嫁娶禮儀化行漳州余仲寛以戒殺子文化行順昌諸所言所行豈不加意教化然或得其一節未臻大全或行之一隅未遍海宇若更求如君陳畢命之所謂教化者曾不一見教化之不廣風俗之不變積漸至今

日廉恥道喪士紳尤甚江河下趨挽之者

誰丘臣請

勅有司凡民間有冠婚喪祭一依朱氏家禮而行有不行者以違制論守令以此計殿最謂化民成俗之敎莫大於此臣竊謂只行家禮縱邑邑舉行亦文具也所以廣敎化者轉移在

皇上如深味君陳畢命二言而大有得于心則亦不煩臣言之喋喋矣

嚴旌別以示勸　周書畢命曰旌別淑慝
表厥宅里章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
殊厥井疆俾克畏慕此康王命畢公以保
釐東郊必告之以旌淑別慝爲保釐之綱
淑必表宅里樹風聲于章善以行吾旌慝
必殊井疆使知畏于癉惡以行吾別爲保
釐之目不恃訓戒感人以言已也禮記王
制曰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
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

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
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
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
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
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司徒以上
賢簡不肖爲鼓舞天下之大政上功上齒
俊士與射與鄉上賢也不帥教初移左右
不變移郊遂又不變屏遠方簡不肖也所
以章癉使人畏慕卽畢命意緇衣子曰有

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曰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淫則民不惑此兩言均旌別意也此典行之古帝王則章實章癉實癉一慕百慕一畏百畏所以鼓舞天下者甚大降及後世有漢明帝之賜殊政郭賀勑行部去幨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允王吉奏旌割耳節婦之門曰行義桓嫠脩文帝以田德懋有廬墓孝行單書褒美縑米騈賜尤表

門閭唐高宗重張公藝九世同居駕幸其家宋太祖聞徐承珪兄弟三人同甘藜藿四十年不改所居木連理瓜同實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真宗聞江州義民陳兢祖有家法屢受旌表官其王家者爲州助教此旌善之一端諸未必當未必有大補於治耳我

聖祖旌浦江鄭氏門屢擢其子弟爲顯官有誣蟣之者輙赦不問每指以風世

登極初即制令云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
行卓異者有司正官舉明監察御史按察
司體覆轉達旌表門閭
列聖相承率循舊章凡下　詔天下輒載其事
以申飭有司又於律文凡盜賊刺字者收
充警迹是亦先王旌淑別慝之良法深意
也近日魏崔諸惡旌非所宜旌別非所宜
別
朝廷勸懲大政豈鹽環詒盡

皇上更始似得其槩矣所以旌所以別果一一

皆當乎抑猶有情面徇也是在司政柄者

嚴覈之而已 文見同[illegible]

舉贈謚以勸忠 文禮記表記子曰先王謚

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郊特

牲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曲禮

以孤暴貴不爲爻作謚檀弓公叔文子卒

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

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

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孔文子之謚文也孔子以爲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公叔文子之可以爲文也孔子又取其與大夫僎同升諸公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史記

謚法解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置謚謚法不見于五經見于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謚釋以巳說而各爲之法也謚有不當更者梁肅議楊綰宜如文貞謚則曰人無全才能不

必備春秋爲賢者諱過傳不以一眚掩大
德獨孤及議呂諲諡肅不宜更加一忠字
則曰諡法亦春秋徽吉在懲惡勸善不在
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書法必稱其大
而略其細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
二議可爲定論公案司馬光議夏竦不宜
諡文正言官言京鏜已諡文繆不宜諡文
忠是也諡有宜更者如秦秀議賈充不當
諡武第諡以荒袁思古議許敬宗不當諡

農第謚以繆是也韓維議陳執中宜謚榮靈此非美辭李清臣議歐陽修宜謚文忠此爲特美執政議秦檜之謚此非苛論程頤曰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于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

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程頤此論見謚之關係世風巳謚可情面徇哉唐宋議謚掌於太常博士凡有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覆定之本

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洪武初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

朝之謚議自禮部稟出
恩賜竊恐
九重之上于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請
先下所司俾其考訂以
聞然後從中
賜下則其不當得者不因其親故之囑托其
當得者不爲朋黨之掩蔽
國家激厲臣子之大端黙在于是其爲世教
之助夫豈小哉

[illegible]

恩賜[illegible]表

[illegible]人[illegible]録自[illegible]真出

大學續衍精義刪補要覽卷之十四

臣劉洪謨續衍

帝王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帝王治平之要要在竭吾心思無處不到耳粗視之形下之器精言之即器即道下亦上也周禮一書纖悉具備所以為民極者全在于此丘臣衍大學治平之要命名曰備規制分為十六目一曰都邑之建二

曰城池之守三曰宮闕之建四曰囿游之設五曰冕服之章六曰璽節之制七曰輿衛之儀八曰厤象之法九曰圖籍之儲十曰權量之謹十一曰寶玉之器十二曰工作之用十三曰章服之辯十四曰胥隸之役十五曰郵傳之置十六曰道涂之備之十六者帝王心思無一不到帝王政事無一不備此王政之周孔子所謂敬事敬此事也王㫁元與人倫並言非粗迹也身爲

帝王念可少遺乎

一都邑之建　夏書禹貢敘治水之蹟首

曰冀州本帝都而言此州千里橫闊平陽

蒲坂堯舜建都其地在州之西禹始都州

之中形勝全風水密上應天垣紫微泰岱

嵩山當前淮山江南山又前九河自西而

東東大海北碣石萬山宗北萬水宗東洛

日月淩乾坤天造地設古未有也史記謂

唐人都河東是爲冀州之山西謂殷人都

河內盖屢遷不常至高宗世商頌一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一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蓋重此帝都也史記謂周人都河南蓋就周公所營之雒邑而言說在召誥雒誥其卜日卜宅得卜經營位成達觀用牲用書何非公慮其四方民大和會其咸勤洪大誥治何非公功然周初都豐詩曰王功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武王都鎬詩曰考卜維

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爲王之地蓋今日關中也然均一關中也何文武以之興幽厲以之亾乎何秦漢唐以之興以之亡乎周公營雒之制詳見周禮大司徒以土圭測之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土方氏相宅建邦國都鄙不越土圭

匠人建營經緯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亦不越土圭何平王此遷東周君此亾乎何光武此都後人此亾乎自古帝王之都多在江北其江以南形勢之地莫如金陵諸葛亮覩秣陵山阜嘆曰鍾山龍盤石城虎琚此帝王之宅然自孫吳都此繼以東晋宋齊梁陳終於南唐凡七代皆偏安一隅帝王之宅曾足恃乎宋都於汴去邊地甚遠范仲淹言於仁宗又欲修築城隍固本之

地以伐外寇之謀不以爲失體後果至徽欽而沒於金則京師可無先慮乎高宗不能復此于北而偏安于東南金陵臨安遷移靡定金迫航海愈南愈不可支始于輕棄前人之地不聽宗澤李綱之計遂陷至此也成周之後漢唐宋皆並建兩京漢唐以長安爲西京雒陽爲東京宋以汴爲東京雒爲西京惟我

朝有南京北京蓋跨江南北而各爲一大都會

也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
馬出於西北而金臺爲其樞並建兩京所
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爲
四方之極者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
馬不可無敵於天下乎故曰

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

文皇帝遷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今日

神京在虞世則幽州域在禹貢則冀州域也

夫得中國帝王之正統奄有黃帝以來之

境土承傳堯舜以來之位號可無繼志述事以自爲宗社生靈長久計哉所宜周慮者今日

神京與北虜爲隣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搤我之吭而附我之背目惟北虜是憂是防耳正統己巳之變大可寒心嘉靖庚戌之逼亦爲幸存順義數十年之款宜大

不知戰奴酋十餘年之禍山海難爲守今
憂插於西北憂奴於東北而東海所爲通
食貨足國用者今以防奴而偏兵河道所
爲通漕運足國食者今以餉遼而狼戾師
老財匱巳成不終日之計南京軍餉爲黔
所分更叢庚癸之憂索餉若見兵之强弭
盜無計又見兵之弱堂堂
京都叢此百憂貽我
皇上司農司馬司空太僕五城京兆若不合爲

籌算徒以一人一隅之計畫顧此失彼算東縛西必不得之理也談元人之失燕者必歸咎元人之疎豈虞今日之疎不幸而大類元人耶願

皇上合併籌之無徒分責諸臣為也

二城池之守　易坎之文言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此以天險為無形之險地險為有形之險設守王公因有形之

險爲無形之險此爲人險與天險地險共爲三險險有時有用時有用時妙于用險繇之平有大用者存非五位之大人不能有此大用也所以大用全是天險所以天險超于山川丘陵之外明禮義立紀綱修法度有階級而人不得以陵犯有威等而人不敢以踰越王公所設天險爲上地險次之以人險而用二險是謂三才合一之大用詩言仲山甫之城東方必本之德言燕師之

完葺城必以墉壑畝籍爲守周禮掌固晝
人力以固王畿於內司險因地勢以爲險
阻於外而天險妙用非掌固所得掌司險
所得司者禮運慮大道之隱私力獨財不
免爭奪則先言世及之禮後言城郭溝池
以爲固用天險也春秋凡力役必書所以
重念民力夏城中丘城郎病隱公役不時
之民冬浚洙築郿病莊公營不急之務城
丘城中城城虎牢城費城西郛各有所譏

所重於民者此意可思漢高初年令天下
縣邑城所宜城者長安城至孝惠累年而
始葺周世宗開展城池爲之以漸立之以
準使民不疲天險殊未念也范仲淹言於
仁宗欲城雒陽以備急難吕夷簡欲城大
名示親征以伐其謀天險均未念也及議
修京城余靖請舍此策別議遠圖之術所
謂遠圖者或謂即夷簡意恐未之然險之
時用大不可言無王公之三險合爲一用

覘覘城池之守抑末矣我

朝各省之城池似多無虞京畿之城池似亦可守而遼陽之失不失於城池之頹失於城門之開貴陽之餓死無算不死於城門之頹死於城内之無儲則信乎地險不如人險言險之時用不可不宅中以圖大也

三宫闕之居　易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宫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此言棟宇之易止以待風雨則

不求爲侈聖人之意顯而可知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剪是大壯不爲發露也躬先以儉峻宇雕牆訓以戒後心堯心也斯干之詩以百堵之築爲居處笑語之資而鳥革翬飛巳爲非古定中之詩以楚宫之作愼望景觀卜之始而桑田塞淵實爲治本公劉之取厲取鍛止基乃理太王之繩直板載必先作廟新作南門爲僖公書勞新作雉門及兩觀爲定

公書僭此春秋重興作也秦始皇之作阿
房宮以三百四百計漢高帝之長樂宮未
央宮武帝之柏梁臺明帝之德陽殿隋文
帝之仁壽宮唐穆宗之沉香亭皆史所譏
者漢文帝以百金之費而止一露臺唐太
宗聽張玄素諫罷修雒陽宮是史所取者
宋太祖詔諸道藩鎮郡邑公宇及倉庫凡
有隳壞及蚤修葺免致因循頹毁倍增勞
費是亦史所錄者杜牧之阿房宮賦曰嗟

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絃管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魏楊阜疏諫明帝曰堯尚茅茨

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
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延耳桀作
璇室象廊紂爲瓊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
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始皇作阿房二
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
未有不亾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
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誡而乃
自暇自逸惟宮室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
禍矣明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令杜牧楊

皁二言而思之則國家宮闕可已寧已不傷財卽不勞民師古聖人取諸大壯之心不貴發露而貴韜戢其於治道思過半矣

今日

三殿之成成於遼餉黔餉交窘之日搜括官民多踰格外其供諸乾沒者尤難覈剔三空四盡抱忠直者諉之成事不說前輩之

誠則在

皇上竦加之意而已

四囿游之設　詩大雅靈臺篇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又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此文王用民之力以爲臺非以時觀遊已也所以望氛祲察灾祥焉且日昃不遑之時什常八九以游以豫之日百無一二勿亟之令甫出子來之誠嚮應尤見所結於民者素也既子來以成之尤樂囿沼之樂以

樂之文王如傷之心則見民不見物也周
禮囿人掌囿遊以牧百獸爲祭祀喪紀賓
客之需而已無一語及宴游之事也莊公
一歲三築臺于郎于薛于秦春秋三譏之
成公築鹿囿昭公築郎囿定公築蛇淵囿
春秋又三譏之譏無民也左傳宋平公築
臺不聽子罕俟農畢之請築者謳曰澤門
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
聞之親執扑以行而杖其不勉者曰吾儕

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今君爲一
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
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
也國語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
曰臺美矣夫對曰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
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
以土木之崇高爲美樂聽明也先君莊王
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
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費時務

官不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臣不知其美也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費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本於是乎用

之此子罕之所以獨宋禍伍舉之所以憂民瘠不獨有裨于宋楚二君實萬世人君之龜鑑也孟子見梁惠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問賢者亦有此樂乎則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因引詩之咏文王能樂者以深求其故曰古之人與民偕樂引書之詛夏桀者以究極其心曰民欲與之偕亡是與亡之異判于上念之公私也又對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

十里曰於傳有之詩大則曰民猶以爲小
及舉巳四十里之囿民猶以爲大較問之
明言民之所以小文囿者以芻蕘雉兔之
皆往與民同其利不自私也民之所以大
王囿者以等麋鹿之殺於殺人之罪爲甚
於國中也是又民情之大小決于上念之善
公私也孟子此言更超出子罕伍舉之[illegible]
引君於當道矣漢武帝使吾丘壽王[illegible]
林苑東方朔以言諫拜官賜金以等

起苑如故此君臣兩失之也靈帝作畢圭
靈昆苑楊賜以保子民之義諫帝有止意
任芝之樂松以爲無害遂爲之此見楊賜之
忠諫無人共成之陷君於不道也隋煬帝
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窮
奢華麗月夜縱宮女數千騎遊奏曲爲樂
臣無諫者隋以是亾言之可爲烱戒我
朝有上林苑有海子而遊河覆舟之舉科道曾
弗之諫閣輔一揭問安則將焉用彼臣爲

哉

皇上竦念及此抑亦知所處否

五冕服之章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

天下治盖取諸乾坤　此以衣肖乾裳肖坤

取象聖人之取則乾坤者大不止此也書

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

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以五采彰施

于五色作服汝明此以日月六者繪之於

衣宗彝六者繡之於裳雜施五采以為五

色有小大尊卑之等明則此明辯分意重
也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其制詳司服掌
王之吉凶衣服辯其名物與其用事司裘
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屨人掌王之
服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禮記天子
玉藻十有二旒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論
語子曰服周之冕取其華不靡費不奢文
而得中也漢天子冠通天冠隋天子冠平
天冠天子服黄自隋始天子服袞衣自南

齊始宋至英宗始從李育言祭祀冕服去珍異巧縟臣按天子冕服亦宜取諸乾坤衣肖乾冕亦肖乾裳肖坤履亦肖坤此義之大者祭天祭先冕服異乎視朝經筵召對視學冕服異乎退居寢殿抑又異乎冕服之異所以冕服之心誠敬宜無異也慎天子之冕服所以慎冕服之心儉約宜無異也舜欲臣隣明十二章服不徒辨等明此恭敬儉約之心防微杜漸而已慎天子

之冕服則宮中諸冠服宜何如愼豈貂璫之流可令之恣所為服不加裁節乎愼宮中諸冠服豈賈誼所謂倡優下賤得為后飾者不加裁節乎今

皇上登極之初撤回蘇杭織造明以敦儉風天下矣愼終如始推類及餘 臣 茲有厚望焉

六璽節之制　周禮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掌節掌邦節貨賄用璽節此璽與節之所繇始然專以出入貨賄而

已用璽於文書始見于左傳襄公二十九
年季武子書用璽記之時上下印章皆名
璽也自秦以來惟天子印得稱璽制詔謂
之璽書臣下不得用焉漢高至霸上秦王
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此璽說文以字從
土從玉是爲天子印章秦文云受命于天
旣壽永昌符節二字顏師古解曰符謂諸
印合符以爲契者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
取象竹節將命者特以爲信是也此璽後

人相傳以爲受命璽無則日之爲白板天子寧知秦自作璽之後已不壽不昌矣此何足爲重輕且三代有道之長未聞何璽不德之崇而璽是問哉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用各不同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符璽郎前漢已有趙堯爲符璽御史不但有郎而已唐制天子

有傳國璽諸璽用異符寳郎有掌凡命將遣使皆請旌節旌以顓賞節以顓殺宋太祖受禪傳二寳又自製大宋受命之寳後各宗各製一寳哲宗蔡京稱得秦璽似又天書故智高宗中興乃有諸寳似乎太繁元人所得之璽御史楊桓辯爲秦璽則又未然丘臣詳秦璽始末一言以蔽之曰萬一有以秦璽在虜爲言者請以虛僞拆之此爲確論秦以前民皆以金石爲印惟其

所好漢唐宋羣臣皆有印章而金印銀印銅印異用周書康誥曰小臣諸節周禮掌節掌守邦節而辯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用玉節守都鄙用角節使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司關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

則以節傳出內之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虎節土國人節澤國龍節皆金爲之道路旌節門關符節都鄙管節皆竹爲之此掌節所掌者天子之節小行人所達者諸侯使者入聘之節其爲傳信一也禮記玉藻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走趨隨時不俟意一也左傳秦使西乞術來聘以瑞節昭公使齊以龍輔國策魏公子無忌用侯生

計得虎符以解趙圍漢高后八年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令持節矯納周勃北軍封南越王剖符通使文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武帝更節加黃旄昭帝遣五臣持節行郡國唐有銅魚符交魚符巡魚符開門符閉門符傳信意一也周禮司約小約劑書於丹圖漢高帝剖符封功臣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唐代宗給功臣鐵券藏名于太廟我

朝有尚寶司專司
天子寶璽及金牌牙牌鐵劵之類百官印章則
禮部篆鑄並奉
命而行慎重意多諸有不宜行者是惟忠臣
乃力諍之不然而礦稅四出公侯伯濫封
唯唯篆鑄傳笑後代過歸
一人可無慎與可無慎與
七輿衛之儀　易坤爲大輿坎爲轎輮爲
弓輪其於輿也爲多眚此見坤輿之大易

且安坎輿之多眚險且阻剝之上九君子得輿象曰民所載也此以諸象爲輿君子得之爲民所載是卽坤之大輿也大壯九四壯于大輿之輹取輹壯則車彊象見輻之所係于輿者重也考工記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此見輿之取象兼三才之大有如此書顧命大輅綴輅先輅次輅莫非王朝之輅巡行

所用朝會亦陳列殿廷示威重也周禮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辯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治其出入王五路一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王之喪車五乘木車素車藻車駹車漆車司常掌

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
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
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
禮器曰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郊
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
就春秋左傳臧哀伯曰君人者將昭德塞
違以昭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
示子孫大路昭其儉也旂纓昭其數也錫
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此

以車輅爲昭德之用所以侈周人金玉之
飾者語極縟渥若合明堂位所以三四代
之車虞鸞夏鉤殷輅周乘則孔子論爲邦
酌而言曰乘殷之輅朱熹以爲取其質而
得中也舉一車而推其餘質可尚則尚之
意章章明甚降及秦漢始有周廬陛戟鹵
簿金根大駕千乘萬騎之盛唐宋愈詳三
代以前皆以馬駕秦始人駕以爲人君之
乘儀仗亦縟文曰儀武曰衛一以明制度

示等威一以愼出入遠危疑豈不貴重也
與哉然以在德不在險之說推之則天子
所貴必有溢于輿衛之外者若乃繁纓之
錫不當不如多與之邑則繁纓雖小孔子
大惜之而名器之在天朝人主不輕以畀
人尤可想見名器不輕以畀人爵位之貴
督撫之尊所繫於居圉者千百重大可輕
狥情面哉願
皇上以輿衛之重重之

八曆象之法　書稱帝堯欽明文思克明峻德矣即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殷仲春申命羲叔正仲夏分命和仲殷仲秋申命和叔正仲冬更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六節五紀事一紀言是一片語上總命分命是曆法咨言是閏法是所宜俱有而不可以先後言者欽敬一心欽以

順乎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敬以授乎人
時是後天而奉天時曆者紀數之書所以
推算象者觀天之器所以占候曆與象並
以天而已不與焉以天布算測候即日月
星辰天之常度欲敬順也曆成而須布欲
不失耕穫之農時以此授之百官萬民令
按此而行不失時也則亦敬以授之而已
四命四平作訛成易又恐或戾於法而審
訂之以謹後來之曆尤敬重之至也非定

四時無以成歲非閏無以定四時閏之置只重有六日三字若天體無此五度有奇則每年日與天會恰好三百六十日何必置閏惟有此六日之多又加月與日會止二十九日半一年又多出五日有奇共多十日有奇所以要置閏以歸之氣此盈朔卽此虛氣盈而不置閏則晦朔弦望差朔虛而不置閏則春夏秋冬差閏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朞閏歲三字爲十七字之

大要朞者一歲之足日也歲者一歲之省日也閏者補三歲之省日湊爲三歲之足日也四時不差而歲功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當欽若敬授之初即周悉及此日行所多月行所少此閏法之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此歲差之由舜受終于文祖者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此見七政爲在天之天璣衡爲在器之天首察在器之天以齊在天之天察其度數之詳審其

次舍之位要使器之所載遲速順逆一合於在天之七政不使少有差戾也堯已有成法舜復加察者正防歲差於未然非聖人無此敬思也洪範天畀禹四疇曰協用五紀一歲二月三日四星辰五曆數是謂五紀歲月日星辰是天之所以示人無一可紊者曆以紀乎歲月日星辰之數是人之所以合天無一可越者所以用此五紀妙在一協協即舜之在齊必欲與天合一

是亦所以防歲差也盖有三義焉步其數以授時觀其文以察變法其序以分職所以協也堯典之曆象授時事也周官之馮相掌之舜典之璣衡察變事也周官之保章掌之洪範之庶徵分職事也周官之司常掌之禮運曰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者此協用五紀之謂也詩小雅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此驗歲差

於日食之朔時刻不忒則知其曆數之紀無不當矣然諉曰此天數一定之常於我無與而恐懼修省一有未至則又非人主所以事天者故春秋書日食者三十六每食必書一示後世人主遇災而懼一示後世治曆明時也易賁之文言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此以非常之觀觀天文所以察四時之變觀察中不專在天文而在人事見于下精華見于上也革之象曰澤中有

火革君子以治厤明時此稽時于厤必細

察先後之序不使少差以明四時之候而

調爕之因時以爲革革必與天合一革之

所以大也說卦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

之此言天之垂象必分吉凶以爲垂則爲

天象自然何以吉凶兩見旣有吉凶則吉

何以終吉凶之不吉何以能反而爲吉此

非聖人神象有所不能矣文公元年閏三

月左傳謂之非禮是歲差此差厤不治時

不明也曰先王之正時履端於始舉正於
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
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此三言
者古今置閏之法所不能外乎文公六年
閏月不告朔左傳又謂之非禮譏棄時政
無以爲民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後
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此數言者人主
生民之道不越一閏乎漢太史公言曆必
兼律蓋本諸禮運有曰五行四時十二月

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又本諸月令十二月配五音十二律呂孟春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朱熹亦曰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蓋此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氣至灰去晷刻不差由是推之可見古人作樂必推曆以生律而其測候

也亦必協律以定曆二者相資以爲用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馬遷世爲史官深於律曆之術故律曆書可傳於後班固援此謂星曆之學必須世業又因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詔寬與博士共議謂治曆必須儒者不宜專任技術又謂明曆之官必須通算術不可委之不能算此三事可爲後世治曆者之節度乎孟子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載之日至可

坐而致也朱熹謂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
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
此曆元之說不可不考而太史公三紀大
備之法范史紀元之目推上元甲子四千
五百餘年謂之不遠不近何以明之蔡邕
天文志言天體者有三家曰周髀曰宣夜
曰混天獨渾天之說本之璣衡宋沈括所
上渾天儀其論精密可考後諸論不一只
是歲差臣備兵易州得原任陝西按察使

邢雲路所著古今律曆考及擬策一篇讀之大都言羲和既設二官失職曆法不正末流轉乖不獨雒下閎京房劉歆僧一行不足道也即邵堯夫所推崇之楊雄亦爲譫語於漢末得一劉洪於勝國得一郭守敬尤惜未詳未精其獨得之見則云天動物也宜隨時測不宜執法齊測曆自有術入於神妙而難言及言所以正曆之道則曰太一數是也一生二二生三爲圓爲方

方變圓生生化化變化無窮天周日晷率
繇茲測 臣 重其說議詳兩院疏薦留中 臣
嗣分守閩漳又得布衣陳良策萬年曆法
全書讀之書首自然五論一擬太初中天
會應洪荒支明運與漢時論異一擬七政
配地形水火金木土玉石七質與今論異
一擬週天方位應隨日南至改移與堯時
異一擬疊用壬癸爲十二幹與十二枝其
爲週天二十四位以應中氣節氣與唐人

卦配巽一擬七政行度躔日位分多寡各
巽應立定規推护與今法巽次著歷家全
規十末更總論天包地注海旋轉如輪主
天者日也晝夜寒暑因之作息榮枯係焉
輔日者月也懸象行度最爲奇巧盈虛升
降海潮應之佐日者五星也順四時應方
位各因其職以宣布化工助月氣報災異
者月孛也一名彗星常伏不見應盛朝報
文明者紫氣也一名景星亦常伏不見星

宿三度準應天之内堂虚宿六度準虚天

之外堂日月分開五星起程天運之始也

日月會合五星歸依天運之終也外堂日

月一會復分五星一過復行天運之中也

僉天道主張推移自然而然月孛星於太

礿中天會並退避亥方次月方與日月會

紫氣星於太礿會抵對在南方午位洪荒

之世未見中祚會與主宿日月同會唐虞

時乃見萬曆甲辰乙巳年時見尾箕之間

瑞氣普照鍾萃京師冠古僅見臣 訏以爲
異則日此孟子所謂故也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更云今日須行曆書節氣差遲二三
日閏月差蚤二三月臣 謹鏤板以俟尤念
節氣差遲將霜降立春莫知所迎可否清
明失祭冬至前三日誤行處决可否應閏
四月誤閏十二月遂失元旦可否今邪陳
巳故此書尚存天下之爲邪陳者料尚有
人禮部執守欽天監官成說不敢議革百

工不必釐庶績不必熙乎　臣謂景星時見

皇上挺生業已應之所以治今日曆明今日時者非細故也願痛思而力行之

九圖籍之儲　易說卦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葢取諸夬夫書契以代結言之治治察以防書契之僞有夬決象此肇萬世文字之祖道統治統所繇始也周禮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

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辯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此土地之圖所知最周安擾此籍後世圖經地志實從此始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辯昭穆此邦國之志又於土地之圖中加詳姓氏而繫世昭穆此奠此辯後世譜牒實從此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此掌王令所下於

畿外者又掌四方之志所上於王者如晉乘之類掌皇帝書如三墳五典之類達書名使天下皆知使有令亦書儲以俟書契於是乎詳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辯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此即大司徒所掌之地圖特隸於司馬使之掌地即披圖而知利知害用兵之根全在於此不使外泄以防

他變蓋至慎也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夫周朝所藏之書何以能為倚相所讀則亦從周外史得之者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贊周易繇周禮在魯孔子攝相適得有此述乎論語孝經大學中庸此出孟子私淑七篇此出爾雅此出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國語戰國策離騷此出老莊列墨申韓荀呂百家

雜出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此
毒始于李斯洵萬世之罪人也漢高帝入
秦蕭何獨收丞相府圖籍藏之此圖籍卽
周職方所遺者天下輿地形勢戶口財賦
悉在其內披閱而知所以政所以取此何
相業之大者然知收圖籍而不知搜藏書
則又何見之未大也惠帝始除挾書律已
失之晚武帝建藏書策置寫書官成帝求
遺書詔光祿大夫劉向較之子歆繼較迺

有七略而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出焉王莽之末並從焚燼光武中興篤好儒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石室蘭臺有積班固傅毅有典董卓一焚書遭三厄魏掇遺亡爲甲乙丙丁四部東晉鳩集爲劉石憑陵又多失墜宋齊梁增多爲侯景入亂又多焚棄隋秘書監牛弘謂秦火之後書有五厄請開獻書路異書閒出唐分四類曰經史子集開元一

盛燼於安兵文宗四庫壞於黃巢五代有唐莊宗募書明宗令國子監鏤九經板遂爲板本之始周世宗因之多行板本宋太宗有秘閣儲眞宗崇文秘閣之災猶有太清樓一儲仁宗神宗所儲益以徽宗多儲而女眞之禍成矣高宗懸賞多購遺書寧宗增儲而蒙古之師至矣是書自六朝之後復有五厄通前合爲十厄俱厄於火而厄於水者三人所不知焉圖籍廢興關國

家氣運良有以也番陽馬端臨文獻通考
雖多襲晁陳而持論折衷咸自中的經籍
類甚詳蒐撰述之勤有功千古獨舊唐書
志後序所載累世藏書卷軸多與隋書不
同馬未妝錄耳萬曆中雲間王圻續文獻
通考經籍亦詳金華孝廉胡應麟撰經籍
會通載巳二酉山房所藏之書爲部四其
四部之一曰經爲類十三爲家三百七十
爲卷三千六百六十二曰史爲類十爲家

八百二十爲卷萬一千二百四十四三曰子爲類二十二爲家一千四百五十爲卷一萬二千四百四曰集爲類十四爲家一千三百四十六爲卷一萬五千八十合之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曰尚書經之史也春秋史之經也中庸孟子子也而其理經故陟而經也道德冲虛經也而其理子故降而子也集則逈不同矣經之名禪於佛老子之體夷於詩騷則所槪者一曰書

目漢多於周唐多於漢宋多於唐周尚韋
編漢始側理唐猶備錄宋則仰摹難易之
辯也一曰宋世書千卷不能當唐世百唐
世書千卷不能當六朝十六朝書千卷不
能當三代一難易之辯也然今世書萬卷
不能當宋千此諸臣自撰之書未聞之
朝與其撰之自臣何如撰之
朝廷行之天下我
太祖未登極初已求遺書登極後於翰林院國

子監各設典籍官以司經籍圖書而秘藏
尤在文淵閣大誥三編御製諸文所命臣
民者宏大淵懿諸臣莫及典籍無購無儲
或未遑乎

文皇肇建北京命儒臣多有纂集頒行天下學
較者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為最著為善陰
隲孝順事實等書大禆世風分南京貯書
貯之北京內府所藏士子多未之睹選庶
吉士令讀中秘書實亦未有所讀

大明志剏未甚詳
英宗特命儒臣修成一書名曰
大明一統志然尚略而未詳不無猶有所待其
兩畿各省府州縣以及九邊或各有圖有
志然什九未詳所以不詳之故繇詳古略
今侈誇詡鮮憂危詞人鍾呂珍之守令將
帥瓦礫棄之憂民救世者感慨非一
大明會典屢修成書前後矛盾多未畫一條例
備考諸司職掌散無統紀滋伏弊竇是今

日所亟宜釐正修舉而云多故未遑者況
天下譜牒責令民間各自修舉以不失周
人奠繫世辨昭穆意政遑及乎況類集經
史子集貯之內府擇其可行天下者行之
天下以勸士民政遑及乎　臣　譚理道大全
不得不言徐徐圖之則在
皇上而已　臣　尤有感于鄭俠流民圖欲倣之以
繪今日勞民情狀尚若未敢叨叨也者　臣
尤深羨王啓元圖學約用大有裨于聖經

足爲今日撥亂反正之資根未詳叩其藴
也者

十權量之謹　舜典巡狩同律度量此舜巡行天下必欲天下之度量衡三者之與律同也此三物者民間所必用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而與候氣之管同出於一作於上有常制須於下有定法出納交易無增減欺詐侵尅陪賠之害聖人之慮遠矣大禹之關石和鈞見于五子之謌

者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周禮王制月令之度量權衡一內宰以之立市一合方氏以之達同一大行人十有一歲一同一璧羨有度一㮚氏金錫有銘啓後維則一尺步畝里自有定數一仲春仲秋必同必平必正論語敘四方之政行首曰謹權量以此爲武王大政所以繼舜禹而一天下也秦始皇亦知一衡石丈尺矣一能如律否漢志詳律度量衡用銅以此銅爲物之至精

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質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用竹爲引以爲事之宜漢諸帝能廣此意否宋太祖太宗首謹權量詳定稱法稱懸絲繩不差毫釐由起自民間熟知官府出納之弊諸凡事事悉準此則否程頤曰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朱熹言文章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謹法平價之類丘臣龙本綱紀言之曰聖

人爲治無一善之徒行無一法之徒立一器之設雖小必正其制度一物之用雖微必防其病弊惟恐一事失宜一民被害此所以鉅細精粗無不畢舉上下四方無不均平也與尨乞

勅所司每正歲申明舊制自

朝廷始先較在官之尺度斗斛權衡使凡收受民間租稅器物不許過則又於凡市場交易之處懸掛則様以爲民式在內京尹及

五城兵馬司官在外府州縣官每月一次
較勘憲臣出巡所至必令所司具式呈驗
公私所用有不如式者坐其所司及所造
所用之人是亦王政之一端也語及銅式
請
詔有司考較鑄造定式藏在户部頒行天下
藩服郡縣凡民間有所制造必依官式刻
字官印方許行使臣謂今日弊害小民莫
控只一免糧十斛既堆且踢只一官府買

辦焉索多寶其他可知
皇上葢遍行民間者請以舜禹之意推廣行之
十一寶玉之器　舜典受終初輯五瑞既
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此五瑞
朱熹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
蒲璧各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
也質美而貴者莫如玉諸侯盡誠於天下
惟此玉天子致敬於天天亦惟此玉非重此
玉重此德意也禹貢揚州貢瑤琨梁州貢

璆雍州貢球琳琅玕三州貢玉必天有産
非禹索也今未必然矣周禮天官玉府掌
王之金玉玩好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齋
共食玉大喪共含玉合諸侯共珠槃玉敦
獻則受而藏之春官太宗伯作六瑞以等
邦國王執鎮圭合公侯伯子男五瑞爲六
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蒼璧禮天黃琮禮
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
玄璜禮北方牲幣放器色天府掌祖廟守

藏與其禁令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
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王晉大圭執鎮
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侯伯執各圭
繅三采三就子男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
會同于王王祭神行禮致四時贈賓客卹
凶荒起軍旅邸璧璋琮各有所用玉人所
事各有尺寸曲禮謂嘉玉取其無瑕玉藻
天子搢珽取其方正諸侯荼前詘後直讓
大夫前詘後詘又讓笏天子以球玉諸侯

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亦讓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用佩玉惟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聘義比德曰温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棫

樸美文王之德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卷
阿美得賢自輔之德曰顒顒卬卬如圭如
璋淇澳美有斐君子之德曰如琢如磨如
圭如璧板言天之牖民曰如璋如圭小戎
思夫亦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孟子稱孔
子集大成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聖之
事也其采芑之有瑲葱珩軍容此藉棫樸
之奉璋峩峩助祭此藉旱麓之玉瓚黃流
燕饗此藉韓奕之介圭入覲朝覲此藉江

漢之釐爾圭瓚錫賚此藉長發之小球大球貢獻此藉斯干之男子弄璋幼備此藉渭陽之瓊瑰玉佩鷄鳴之雜佩以贈贈送此藉淇澳之充耳琇瑩齊著之瓊華瓊瑩瓊英充耳此藉獨是大東之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此則勞民怨望之辭爲人上者若止知有玉佩不念玉之所自來第曰吾將比德焉噫是叢怨之道也春秋定公八年書盜竊寶玉大弓九年書得寶玉大弓所

以譏公之失守也中庸孝武周必曰陳其宗器可令盜竊乎唐玄宗禮神用眞玉不用珉禮神豈眞玉之謂乎肅宗信妖言以寶玉鎮安弭災豈寶玉乎元世祖遣使往馬八國求寶寶豈索之遠夷乎今中國未聞有出玉之處所用之玉皆自闐國來云有白玄綠三種皆出於河與古人玉韞石而山輝者異則今之玉不如古之多今之用玉宜有限節宜自朝廷始無論玉也惟

金亦然晁錯曰人主貴五穀而賤金玉旅
獒曰所寶惟賢楚書曰善以爲寶孟子曰
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合而思之今日
聖主宜愼擇所寶矣

十二工作之用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
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言本太極以
備卦著二物致變動大用立卦著中成器
以爲天下諸用惟聖人之聰明叡智神武
不殺者能之聖人之大大以此也而一節

之利不備不致不成者不與焉聖人之大與卦蓍之大爻相爲用僉從生大業之太極中來此爲器用之祖又曰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斵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斵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此網罟耒耜杵臼並君民生命之所需工作之用此其大者取諸三卦之象疑亦有之聖人之大用未必此象也書舜

以共工命之垂必曰若予工是順其理而
治之所謂守法信度也行所無事在此不
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在此不作無益害有
益在此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
工飭化八材此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
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
百工非一工飭者修治以爲器化者變轉
以爲用也考工記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
一焉成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

執以飭五材以辯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辯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此於六職中特言百工以所飭之五材曰金木皮玉土者成民之器爲五職之用莫非聖人所遺也又曰智者創物巧

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鑠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得地氣也此以巧因智智因聖爲言材必良而後謂巧不得天時地氣則不良此非智不能智非聖莫禀也月令言五時之器孟春疏達孟夏高粗中央圜閎孟秋

廉深孟冬閉奄順天時合天理非聖人無
此智也季春孟冬命工師諸工作金曰母
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此亦合天理本天
心以工事上與坐而論道者同一心思非
聖人無此智也漢王吉言於宣帝曰古者
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
政教使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
樊準言于和帝曰調和陰陽寔在儉節朝
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

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繇近及遠今可先令
大官尚方考工上林池禦諸官實減無事
之物二臣所言並欲人君躬先儉約不爲
工作諸巧以勞費民財也宋太祖焚僞蜀
奢僭服用碎七寶溺器躬履儉約乘輿服
用皆尚質素太宗悉毀左藏金銀器皿有
司欲留精巧則曰汝以奇巧爲貴我以慈
儉爲寶於油衣帟幕之損者尚不忍棄遺
二君所爲並躬先儉約不爲工作諸巧以

勞費民財也臣聞萬曆中年礦稅四出旣羅礦稅諸銀以進而外有孝順諸器用盔其華麗並前古所未有者進而貯之内庫不過供諸盜竊之資其籍沒所入又盔工巧亦供盜資未十帑銀出後諸珍巧所存可出而充餉資否是在

聖主心行之非臣等所敢舌請也

十三章服之辯　書舜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賜服以表功唐虞之世已有之

矣臯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五等之服必以命有德者而章顯之此出天命非人君所得私與則非人臣所可私請尤可知矣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安萬民六曰同衣服此謂之同各隨其等而爲之服士與士同庶人與庶人同不得自爲異制也司服於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各有服有等不相混弁師於諸侯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各有等禁令不敢踰僭人於

外内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四時祭祀各有宜不敢紊漢則光武有印綬之制北朝則周武帝有幞頭之制隋則文帝有黃袍之制唐則太宗有金紫之制宣宗有緋紫之制宋有冠梁之制公服之制魚袋之制錦袍之制

聖朝定制凡品官常服用雜色紵絲綾羅綵繡庶民止用紬絹紗布禁玄黃紫三色并織繡龍鳳文革去前代魚袋製牙為牌刻官

銜其上分勳親文武四字踈俾懸帶上以
出入禁門無此不得闌入補文官用飛禽
象其文綵武官用走獸象其猛鷙俾隨品
從以自綴所以辯上下別文武何非是禮
近日僭混則有內官武官正之亦在
聖朝非諸臣所能力請者

● 十四胥隸之役 胥謂吏胥隸謂徒隸此
二役者古聖用之焉能廢乎周禮宰夫掌
百官徵令辯其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

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孟子述此以言周家班祿之制庶人在官者亦有小差周禮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掌其禁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罪人有祭祀賓客喪紀之

事則役執兵守宮野舍厲禁並役條狼氏掌執鞭以趨避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六侯伯四子男二左傳昭公七年芉尹無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寮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夫府吏胥徒即今吏書之類皂輿隸僚僕臺圉牧即今皂快之類是皆官司所必用不可少察者而頂首

之弊相沿至於今日吏書以數千皂快亦十倍而至數百官愈顯要則胥隸之頂首亦無算夫非有所假借有所朘削何以濫觴至此只舉吏部而言其他可知書辦皂快一名在官朋充不止十人官如精明察知其積年責革在外頂充者即其私人正身不敢見官在外作弊如故有以能爲官壟斷而苴以其身爲壟斷者在縣謂之兩縣官在府謂之兩府官及至官以之敗名

身以之訪華事方冷而身仍入齊民不敢
言士紳不能問錢糧繇之拖欠盜賊繇之
縱横長此不已孑遺蒼赤何以更生
聖明在上必有釐正乎此者
十五郵傳之置　周禮卿大夫之職國有
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
輔令則達之此爲後世給符驗以傳文書
之始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
之委積以待羈旅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

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有飲
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
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此爲後世驛
傳廩給郵亭之始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
芻凡疏材木材畜聚之物以積聚待賓客
以甸聚待羈旅野廬氏掌達道路至於四
畿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行夫掌邦國傳
遽之小事㣲惡而無禮者使必以旌節環
人掌迎送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諸四方

舍則授館令聚榛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門無幾迎送及疆此四掌薪芻菓菜之資宿息之具乘傳騎驛之使兵仗之衛靡所不周所以柔遠人也左傳述子産之責晉也曰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章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

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
事憂樂同之事則趨之教其不知而恤其
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
不患燥濕國語述单子之責陳也曰周之
秩官有之曰敵官兵至關尹以告行理以
節送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
祝執祀司空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
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
師監濯膳夫致餼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

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賔入如歸觀此二言
固列國相待之禮而王朝所以柔遠人者
亦即此可推矣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
郵而傳命此傳命之置即今之驛傳以飛
報機務傳命之驛即今之鋪舍以遞送文
書二者均傳原以速爲限後乃多誤也漢
謂之傳唐宋有牌劵之制宋又有驛劵之
制我
朝有水馬驛遞運所凡遞送使客飛報軍情轉

運軍需之類屬焉十里一鋪凡遞送上下
文書往來不絶置驛宜兩速矣沿習日久
敝壞殊不堪言驛遞之壞一壞於驛所之
外勘合之濫牌票之混所以困夫困馬困
迎送困供億者弊難縷數一壞於驛所之
内錢糧之不時積猾之不戢養馬之多累
盜賊之通同所以苦行李苦歇宿苦公務
者弊亦難縷數鋪收文書自有家務遞不
如期受人買求文書私拆州縣夫壯捉代

已役代至顧替百苦莫鳴州縣之能者尚
能清理什五州縣之不能者遂至狼狽什
八科道屢言奉
旨屢飭而一法立一弊生於此小補於彼大
漏究竟無治法有治人一二語爲不易定論
願
皇上時嚴覈之
十六道涂之備　易刳木爲舟剡木爲楫
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盖取

諸渙此以上風下水之渙有行舟之象可
以致遠因可以利天下惟此舟楫也周禮
司險合方氏所掌道涂最廣野廬氏舟車
並掌輂互有敘匠人營國經涂九軌環涂
七軌野涂五軌此見水陸並籌舟車兩備
聖人所以爲道涂計者慮甚周也史記推
本言之則曰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
九山美哉禹功萬世永賴乎禮記月令季
春之月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

行國邑周邑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此備水患於春深而道涂因之亦通也爾雅路旅涂也路場猷行道也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勞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衢五達康六達莊七達劇驂八達崇期九達逵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舟國語周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道萬不可行也侯不在疆司空

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阜子曰夫辰角見
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故先王之教曰雨
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
道十月成梁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
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此見先王之治
大綱大法無有偏而不舉之處雖一道徑
之微一津河之小民之所以經行之處亦
必委曲而爲之處置焉惟恐其行步之齟
齬足脛之痺瘃也聖人仁民之政周至若

此漢薛宣子惠爲彭城令宣至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子不能晉杜預建河橋於孟津初衆訝之後武帝嘉之唐開元九年新作蒲津橋鎔鐵爲牛觀晉唐二橋可建於河則何橋不可成民何覆溺之患哉竊謂古聖人之興利也妙于因後世之興利也逆而難未免勞擾不煩民而民通者可橋則橋可渡則渡如是而已修理橋梁道路

太祖有律不修理者罪非心聖人之心也繼治世

者其道同敢以望之

今日